

1992年初,《文汇报》“笔会”老编辑萧宜先生给“夜光杯”转来一篇写康乃馨花的稿子,作者是考萍萍。她笔下的康乃馨,并无浪漫气息,而是衬托出一种淡淡的伤感:“在父亲遗像下的茶几上,供着几枝深红的康乃馨,繁复的花瓣,花瓣的边缘似用绣花剪细心地剪出一圈齿形。开得盛了,隐约拂送缕缕暖香。遗像中的父亲十分年轻英俊,因为年轻英俊更令人凄伤,可是康乃馨似乎把凄伤冲淡了。”

后来我才知道,作者的父亲就是诗人蒂克(原名考昭绪,后更名考诚),当年曾就读武汉大学外文系,抗战爆发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热爱诗歌,曾译过彭斯的诗,后来还在乐山编过《诗月刊》。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在北京《新民报》工作,1952年随团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回国后担任《北京文艺》的诗歌编辑。诗人的天真,使他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遭难,以致积郁成病,1965年在沪去世,终年才47岁。母亲殷平也爱写诗,参加过军,后在《北京日报》工作。在丈夫去世后随之而来的运动中,精神受到刺激,长期缠绵病榻,最终弃世。

考萍萍继承了父母的基因,也喜欢写诗,在“笔会”发表了不少诗作,但苦于发表新诗的报刊不多,她开始写散文,成为“夜光杯”受欢迎的作者。

我听说她患有先天性疾病,行动不便,就想着去探望她。一天下

班后,我换乘了两部公交车,来到杨浦凤城三村考萍萍家。那是有些年头的老工房,屋内陈设虽然简陋,但很整洁,透露出三口之家的温馨。她是长女,抗战胜利后在江西萍乡出生,所以起名叫萍萍。可能是当时周边矿区环境污染,使她患有百万人中难有一例的先天性痼疾,阻碍了升学和就业。了解到她艰难的境遇,我心里是有些难过的。但考萍萍却是没有怨尤,她说已办好遗体捐献手续,既然患了不治之症,使自己活着无法创造价值,那么身后遗体供医学研究,必大有价值。生死都看淡了,一切也就坦然了。那天更多的是聊诗,聊散文,聊我们都热爱的“夜光杯”。

转眼到了1997年,魏绍昌先生找到我,说他正在为春风文艺出版社编一套小说丛书,其中有我祖父严独鹤的长篇小说《人海梦》,因世界书局1929年的版本是没有标点的,所以这次要请人全书标点。我即向魏先生推荐了考萍萍,因为我相信她对文字的敏感和细致。没想到魏先生也认识她,并对她十分欣赏,所以一拍即合。果然,萍萍不仅出色完成了全书的标点,还写了篇读后感,对《人海梦》以辛亥革命为背景,辛辣讽刺封建遗老遗少,十分赞赏。这使我对祖父的作品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 让我们在彩虹中见到你

严建平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考萍萍在“夜光杯”上发表了近九十篇文章,以此为基础编了一本作品集,起名《旧梦结》,经历苦难,走向欢乐,这足以让人欣慰。

后来,萍萍不再写文章了,我也不再是编辑,但我们还是在微信中谈些文事。有一次讨论如何写回忆文章,她说希望“看这样的文章就好像看是枝裕和的电影,日常的温情,日常的忧伤,很真实。”她比较反感某些人写与已故名人结交的回忆文章,写法写法就把自己摆到C位,弄得就深得名人视为知己。给人留下的印象只有“附骥”一词。我同意的看法,并以此自警。

我一直以为,萍萍大半生蹉跎困厄,暮年过上安定的小康生活,女儿孝顺,三代同堂,应该能带疾延年的。不想8月17日下午,大雨中我收到她家人发来的信息,说萍萍一个多月前突发急病,清醒时拒绝创伤性治疗,昏迷多日,已于小时前离世。太突然了,真是至哀反无泪,今年她应该是75岁,多么希望她能快快乐乐地多活几年。

在萍萍离世两小时后,遗体就由三十多年前签约的那家医院接走了,按她所愿免去所有仪式,心香一炷,不拘俗礼。

那天大雨停后,天空出现了彩虹。听说萍萍生前曾开玩笑说:“以后想我就看看彩虹吧。”那么,萍萍,让我们在彩虹中见到你。

也许,巴尔扎克的《绝对之探求》(1834)并不是他的小说里最感人的作品,但却是一部让人感到最矛盾的小说。之所以说让人最矛盾,是因为他在这部小说里塑造了痴迷于化学的科学家巴尔塔扎克·克拉埃,这个人物既让人恨,也让人爱,而他的一生更是让人唏嘘不已。

在巴尔扎克笔下,巴尔塔扎克是佛兰德斯的杜埃城的富翁,他有着祖传积累起来的巨额的财富,有着伯爵的贵族身份,还有着美满的家庭,爱他且崇拜他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女儿,还有忠心耿耿的仆人,他们的宫殿般的公馆装饰精美绝伦,花园里稀有而昂贵的郁金香花香迷人,他的生活可谓幸福如意,并且将一直如此。但是这一切却在他偶然邂逅一个波兰军官后改变了,因为后者曾是名化学家,一度试图寻求某种名之为“绝对”的可以构成万事万物的神秘物质,但却因家贫从军而放弃了自己的实验。而巴尔塔扎克年轻时曾在巴黎跟随大化学家拉瓦锡学习过化学,对化学同样相知甚深,这个波兰军官有关绝对实验无意中唤醒了他的追求科学的梦想,他也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寻找这个绝对,从而解读世界的奥秘。从此他开始息交绝游,在自己的阁楼上建立了一个实验室,开始一天到晚忘我工作。

但巴尔扎克并没有从巴尔塔扎克的视角出发,来直接描写他所投入的看

不到尽头的科研生活,而是从他的妻子约瑟芬和女儿玛格丽特的眼睛里审视这位不顾一切献身科学的丈夫和父亲。因为巴尔塔扎克的实验不仅耗费时日,更需要耗费各种仪器

## 尤里卡,我找到了

张生

和材料,他很快就把自己的财富消耗殆尽,挚爱他的妻子虽然为之焦虑,可最终还是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来支持他的探索。她卖掉了自己的首饰,卖掉了精美的藏画,但是,最后她还是因家产耗尽和自己油尽灯枯而去世。女儿玛格丽特在继母掌家之后,依然像母亲生前一样竭尽全力支持父亲的科研事业,但是,她父亲的实验的消耗实在太,不仅把她节衣缩食省出来的财富化成了实验室的烟雾,还未经过她的同意,把家里所有的财产都抵押了出去以维持自己的科研,而玛格丽特为了自己和妹妹还有弟弟的生存,只能想方设法自救,她一方面动用法律手段,使得父亲不得不退还侵占的孩子们的生活费用,另一方面又动用各种关系给他找了个外地的闲职,从而缓解了世界的奥秘。从此他开始息交绝游,在自己的阁楼上建立了一个实验室,开始一天到晚忘我工作。

久居都市,穿梭于钢筋水泥丛林,像一只候鸟早出晚归的我们,时常希望远离嘈杂,告别喧嚣,寄情于山水,寻找内心久违的平静。那么朋友们,在松阳,哪里才是你的心灵休憩地?于我而言,静雅舒心、满目田园风光的民宿,便是修身养性的好去处。特别是飞鸢集民宿,自带的山林、云海、梯田和星空,宛如空尘的一剂良药,涤荡尽了浮华和烦躁,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就是“太治愈了”……我在松阳飞鸢集民宿的美好际遇,还要从一年前说起。彼时,持续两年多,时有散发的新冠疫情,仿佛一口扣在人心头的大锅,让人喘不过气来。心力交瘁,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不知,趁这个周末,咱们出郊外,住民宿,散散心?”善解人意的妻子,这天挽着我的手臂说。看得出来,妻子也对民宿充满了向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就这

你们属于世界,不能属于一个女人或一个家庭。你们像大树一样吸干了你们周围土地的水分!”(《绝对之探求》,《巴尔扎克全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

但是巴尔扎克对巴尔塔扎克这样的天才的态度同样也是矛盾的,他给主人公取名为巴尔塔扎克·克拉埃(Balthazar Claes),也许别有深意,因为巴尔塔扎克有“拯救生命的国王”的意思,还有“智者”的意思,而克拉埃有“人类的胜利者”的意思。因为人类真正的进步,就是靠巴尔塔扎克这样的人锲而不舍、不顾一切地奋斗所带来的,虽然他们自己的生活乃至亲人的生活是不幸的,但他们却给人类未来的发展带来了希望。

或许正因为此,巴尔扎克在小说的结尾给病人膏肓的巴尔塔扎克安排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皖赣线还没影子,南京到九江、武汉、重庆,得兜大圈子,比如要去武汉,坐火车就得先徐州后郑州,从京沪线拐到京广线上来。轮船是沿江而上,去长江沿江的城市,很多人宁可走水路。游黄山、九华、庐山,不少人也会选择坐船先到池州、九江,故一到暑假,往往一票难求。

那年我要取道武汉往张家界,排了半天队,到售票窗口只剩下散席,正犹豫间,身后已经有多人在嚷,我要!我要!这是有催情效果的,我一跺脚就要下了,想:不就没位子吗?有什么?!

船票是论铺位的,所谓散席,就是没地方睡觉,或者说,你得自己在船上找地方坐、卧。受高尔基、艾芜作品的影响(还应加上一篇梁遇春礼赞流浪汉的散文),那阵子对流浪汉生活不胜向往,每放暑假独自旅行,偶或似乎也有近于流浪汉的体验,但两天在船上,特别是晚上找地方睡觉时,我觉得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流浪汉。

是下午上的船,初时并无冷落人的感觉,甲板上转转,看看远景,图书室里翻翻书,餐厅开放时吃个饭喝杯啤酒,好像一下也就混到晚上。流浪汉意识或曰难民意识“油然而生”,是在夜幕降临之后。八九点钟,前舱那儿开始排队发放卧具,这是船上对散席乘客并非不管不顾的举措:押个证件,交点租金之后,我得到席子一领,毛巾被一条,而后背着行囊,捧着卷成筒状的席子,开始孤魂野鬼似的在甲板上晃荡,找睡觉的地儿。

并没有划定的区域,甲板上凡有空着的地方,铺下席子,即可安身。说“孤魂野鬼”其实是不确的,因为同类不少,这里面不仅有散客,还有五等舱那些从自家铺位揭了席子上来寻风凉的人。五等舱在甲板以下,船肚子的大统舱,人多,不透气,燥热难当,差不多就等于坐闷罐子车。

于是甲板上睡满了人,让我想起当年夏夜乘凉的宏大场面。前甲板、后甲板这些空阔之处自然可以用“满坑满谷”

来形容,两侧船舷的通道上也“连舆接席”起来——真正是“接席”,一张席子连着一张席子。起先还有乘凉的热闹,说话的话,打牌的话,慢慢人声就小下去,渐渐就有人开始回到舱内。只听到起夜人的走动,还有浴室里哗哗的水声,因为不断有人进去洗澡。

没想到如此这般,在甲板上幕天席地起来,江风阵阵,格外凉爽,仰躺着看天上月朗星稀,两岸偶尔出现的灯火,一时间“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一类的古人诗句不招自来,几乎有“我欲乘风飞去”的洒脱了。暗想若不是走到哪里行李要带到哪里,何须什么铺位?

不想到了半夜,居然觉得冷了,江上原本风大,再加上船在行进,助着风威。到这时我才意识到甲板上人已走得所剩无几,是何道理。又扛了些时候,知道唯是迁地为良了。

里面却是人满为患,凡能安身的地面,仿佛都有人捷足先登,席子实现了全覆盖。好不容易在挨着盥洗室那边的过道里觅得一“席”之地,待躺下来,却又觉闷热起来。不通风,身下的甲板在不住地震颤,船上不好闻的气味好像都聚到了这里。而且不断有人在走动,在睡觉的人之间探着脚。

翻来覆去,难以成眠,朦胧中总似有人从你身上跨过去。即至意思思刚睡着,早起的人已起床开始漱洗,漱口声来得特别夸张。到这时,想象中流浪汉的那份潇洒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无家可归的那份落魄感。

这以后又还坐过几回江轮,却再没坐过散席。再后来,想坐船也不可得了。曾几何时,长江客轮停航,大概只剩下供观光的轮船还在开,作为交通工具的江轮,已是过去时。熙熙攘攘的下关码头成了僻静之地,建成滨江风光带也还是游人不多,候船、购票,候船厅当年但凡是营业的状态,必是人声鼎沸,像彼时的火车站一样,一派“兵荒马乱”之象,现在则早成了“下关历史陈列馆”,也的确是博物馆式的存在了。

## 散席

余斌



窗外飞来一只折纸鸟 (中国画) 庄艺岭

一场难忘的死亡。当巴尔塔扎克回光返照之际,他忽然叫了一声“尤里卡”(Eureka)。而这个词就是当初阿基米德在浴缸里发现浮力时喊出的那句著名的话,意思就是“我找到了”“我发现了”。就在巴尔塔扎克像阿基米德一样喊出“尤里卡”后溘然长逝的那一刻,他之前对妻子的薄情,对孩子的寡义,对科学的病态的疯狂的痴迷,似乎也在我们这些读者的心中得到了原谅。而巴尔塔扎克的那让人觉得可恨又可怜,失败又悲惨的一生也因此变得崇高而伟大起来。

现代简约,全方位满足了我们现代居住空间的需求……

夜幕降临,极目远眺,星空点点,伴随着阵阵松涛,恰似大自然的天籁,让我在平静安详的心境中进入梦乡。其实,大自然赐予的,就是最好的,在飞鸢集民宿,凭栏望山,凝思静冥,体验慢生活,满足了我对田园生活的所有想象……

住民宿,品的是心境,悟的是生活。在松阳民宿,我寻觅到了久违的安逸。安逸,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会享受生活的松阳人刻在骨子里的闲适,扬在脸上的悠然,一种处世的智慧和哲学。有了安逸,日子就不是赶着往前走,脚步不那么匆匆了,而是多了一份闲适和恬静,这,何尝不是一种高级的生活智慧呢?

会享受安逸,懂得生活的人,一般都不会过得太差,因为

有了享受的态度,内心就会平静下来,会把平淡如水的日子过成诗,过成我们想要的模样。

现代社会,为了生存,追名逐利,多少人脚步匆匆,不敢停歇,不敢喘息……或许,在这个浮躁的社会,我们每个人都有必要反问自己:越来越快节奏的生活,真的好吗?当我们被这股时代洪流裹挟着不得不向前走时,或许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寄情山野,走进松阳民宿,感悟生活的真谛;我们在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却蓦然察觉,幸福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而最幸福的生活,不就是简简单单、悠闲自在吗?在松阳民宿,我找到了现代人不得其解的答案。松阳民宿,让心留驻。

朋友说,在松阳,几乎人人都是“药师”。

## 让心留驻

李云峰

样顺利成行。反复比较后,我们确定了四都乡陈家铺村的飞鸢集民宿。原因嘛,很简单:远近适中,民居多为夯土木构建筑,能饱览自然风光。一个深秋的午后,我们自驾如约来到陈家铺村,映入眼帘的是清新瑰丽的老房民宿。飞鸢集坐落于800米海拔古村落上,上百幢由泥土、木板和青砖垒成的夯土老房,沿着山崖、山坡一级级向下延伸,保留了村落空间肌理和环境风貌。入住飞鸢集民宿,颇有一番“崖居”的风范。

和其他民宿相比,飞鸢集不算设施一流,但是恰到好处,给人一种静谧美、心享受。拿室内来说,浅灰色的墙面、木质的地板,让心灵瞬间静下来,不再是紧张或焦虑,而是放松和宽心。还有那洁白的床品,朴实无华又

